

枣核



中国古代民间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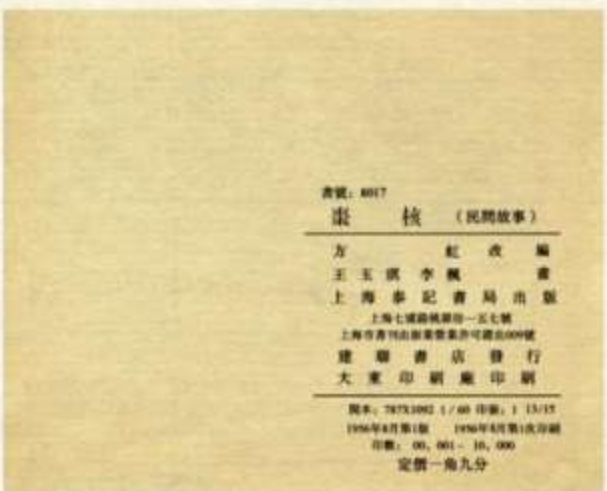
枣核



改编：方虹
绘画：王玉琪
策划：书趣
扫描：蜡笔小嘤
制作：小成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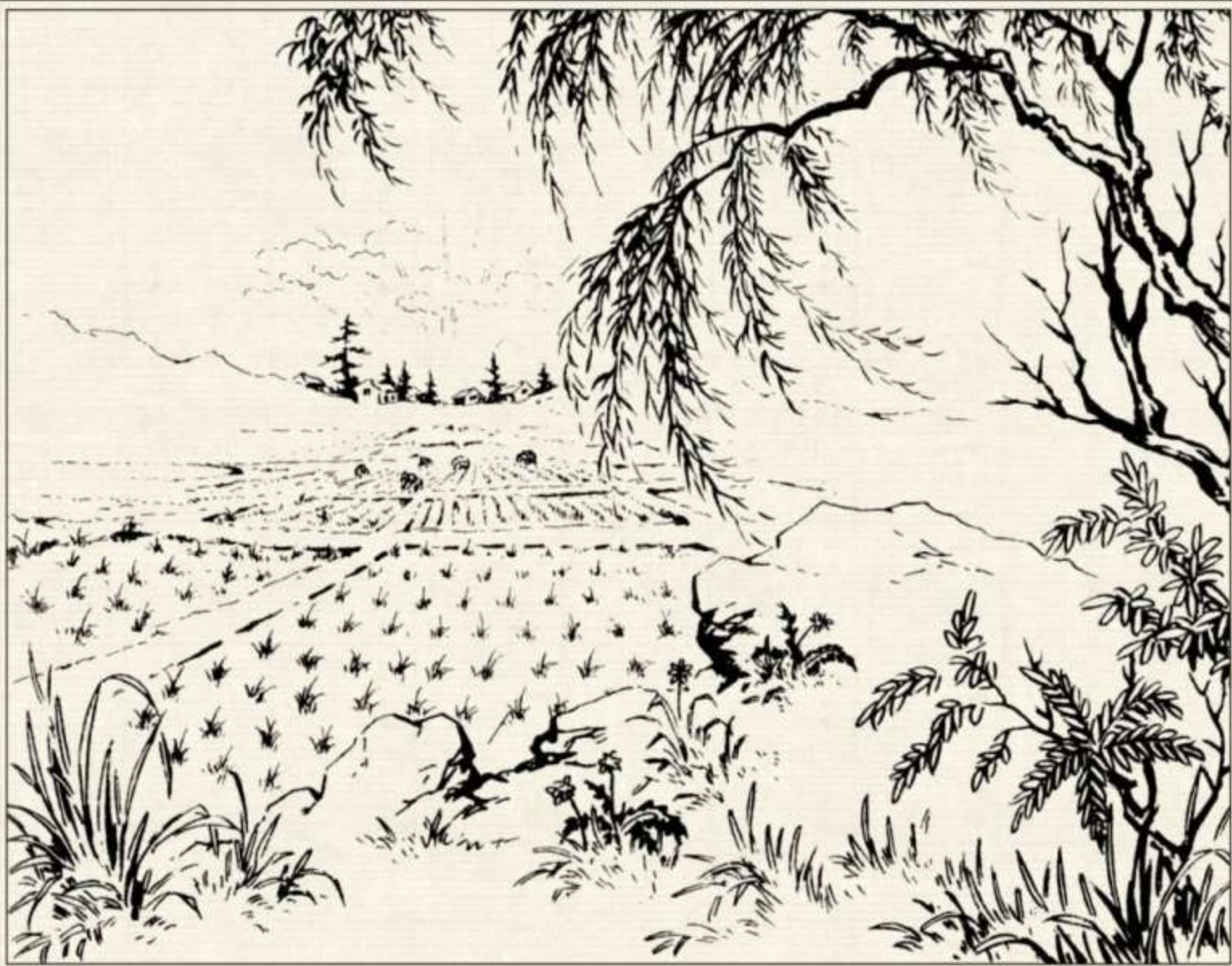
【内容提要】

《枣核》描述一个聪明的孩子——枣核，玩弄县官，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。



本书上海泰记书局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八月初版

相传在许多年前，有这样一个山明水秀的山村，那里住的都是些勤劳的庄稼人。



这山村里有一户人家，只有老夫夫妻俩。



他俩的日子过得还不算坏，但没有孩子。他们每当看见村里孩子们天真活泼的玩耍时，就想：『俺那怕有枣核那么大的一个孩子也好啊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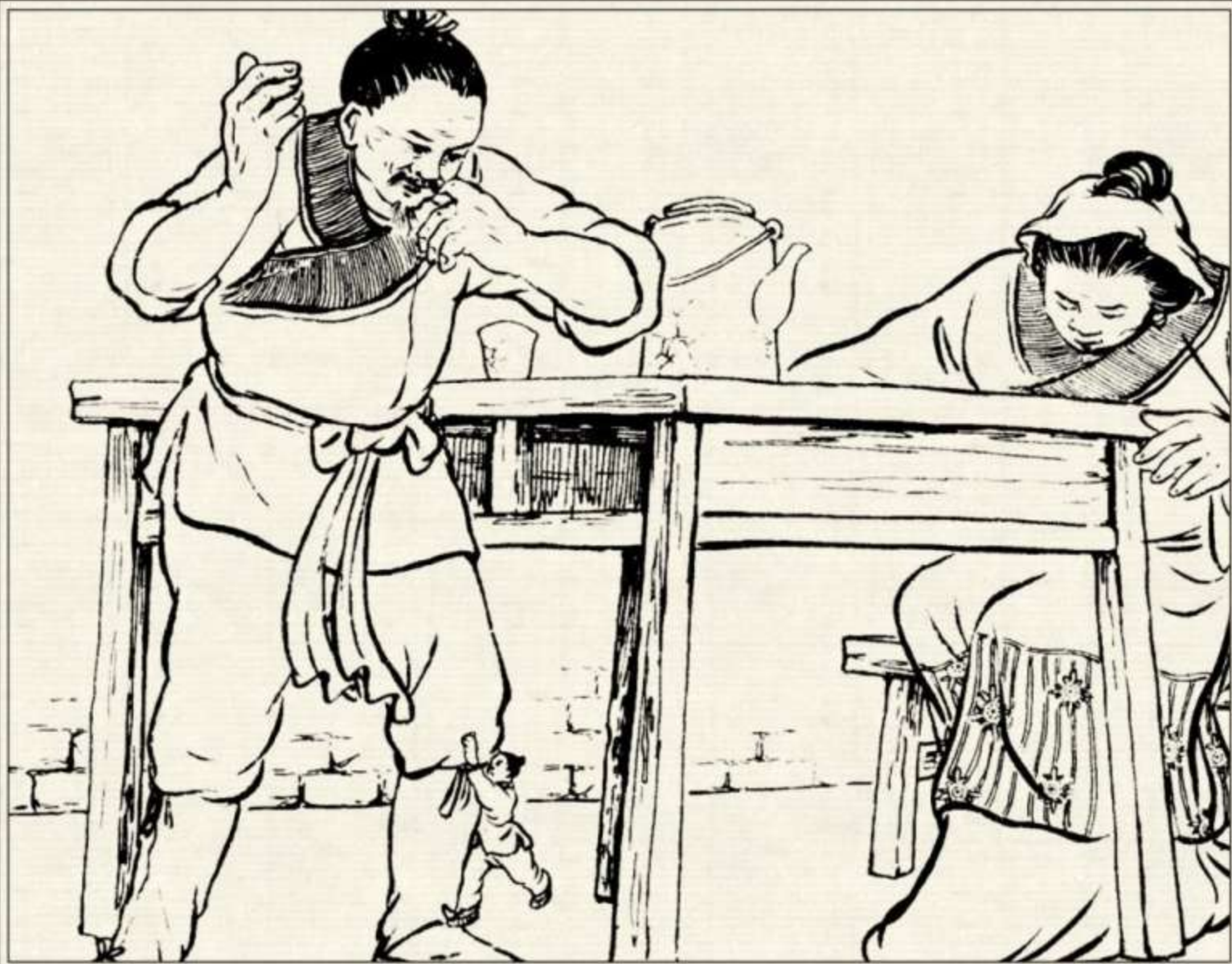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不久，他妻子果然生下一个孩子，正好像枣核那么大。



两口子的愿望实现了，非常高兴，就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枣核。



一年一年的过去了，但束核总是那么小，一点也不肯长，两口子不禁发起愁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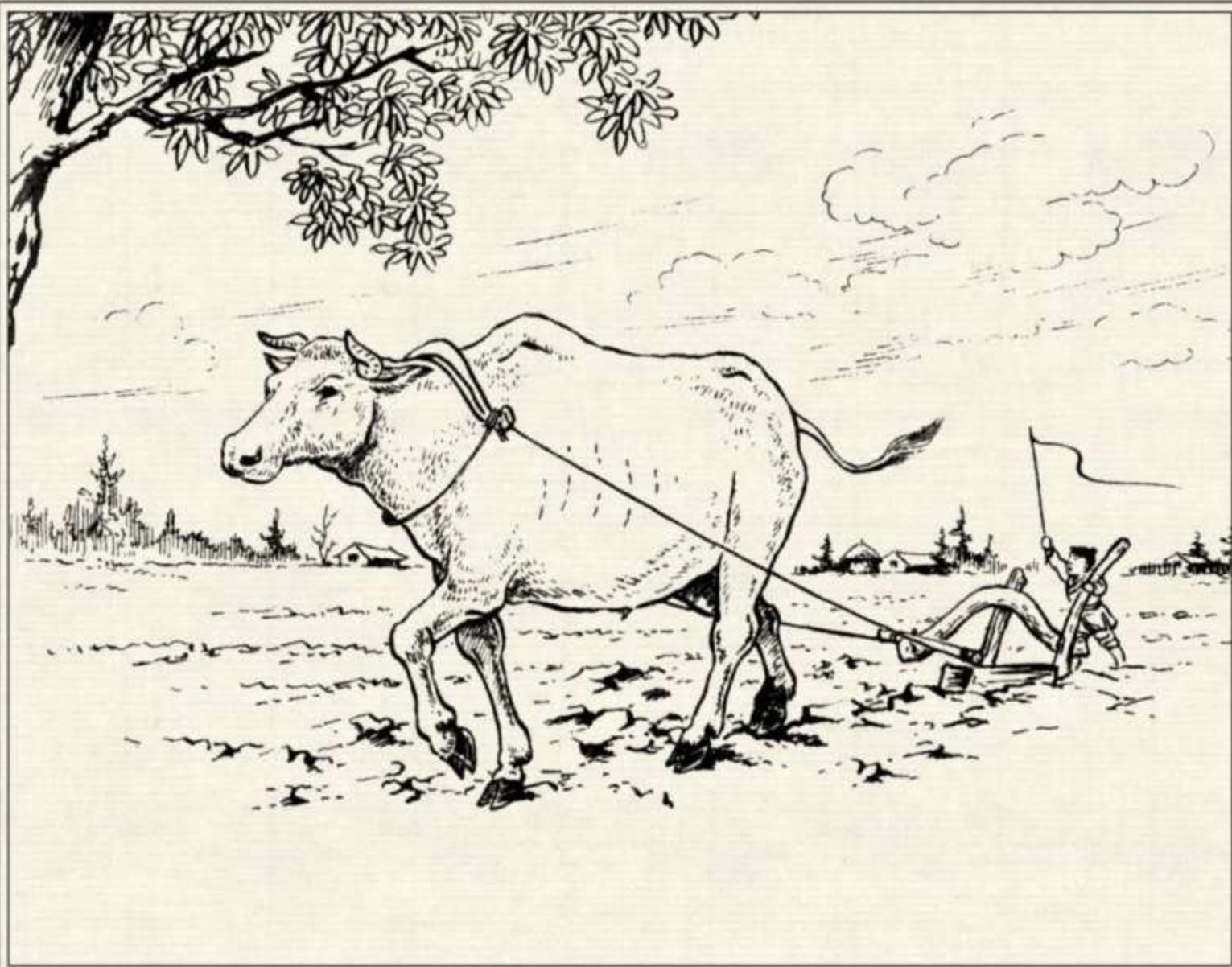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他们对枣核提起的心事，聪明勤健的枣核连忙安慰着爹娘。



从此，枣核跟着爹娘，天天干活，不但身体练得结实了，还学会了许多本领。



他能单独扶犁，耕田就像一个成人一样。



他也会赶驴上山去打柴，不要人帮忙。



他打的柴总比别人打得多，因为别人上不去的地方他都能上去，他一蹦能蹦屋脊那么高。



于是邻居们都夸奖枣核能干。有的还埋怨自己的孩子比不上枣核。



枣核的爹娘见他能干，邻居又都夸他，也就高兴起来了。



有一年天旱，山坡上的地，简直一粒庄稼也收不起来，庄稼人眼看着干裂了的坡地，忍着饥饿，唉声叹气。



可是城里的县官带着衙役，还是下来要官粮。



庄稼人连吃的都没有，哪里来的粮交官家。可是那凶狠的县官却吩咐衙役把庄稼人的牛、驴牵去抵粮。



庄稼户的牛、驴若被牵走。便失去了种庄稼的本。年纪大的庄稼人不得不拦住县官求情。



但那毫无人性的县官一甩袖子，反把那求情的老汉推倒在地上，催衙役们牵着牲口快走。



那时是『官家可以放火，百姓不能点灯』的社会，所以大伙儿只是瞪着眼，让这批横行霸道的家伙把牲口牵走了。



这时，枣核向大伙儿道：『都不用愁，我有办法叫牲口回家！』大伙儿立刻用惊疑的眼光望着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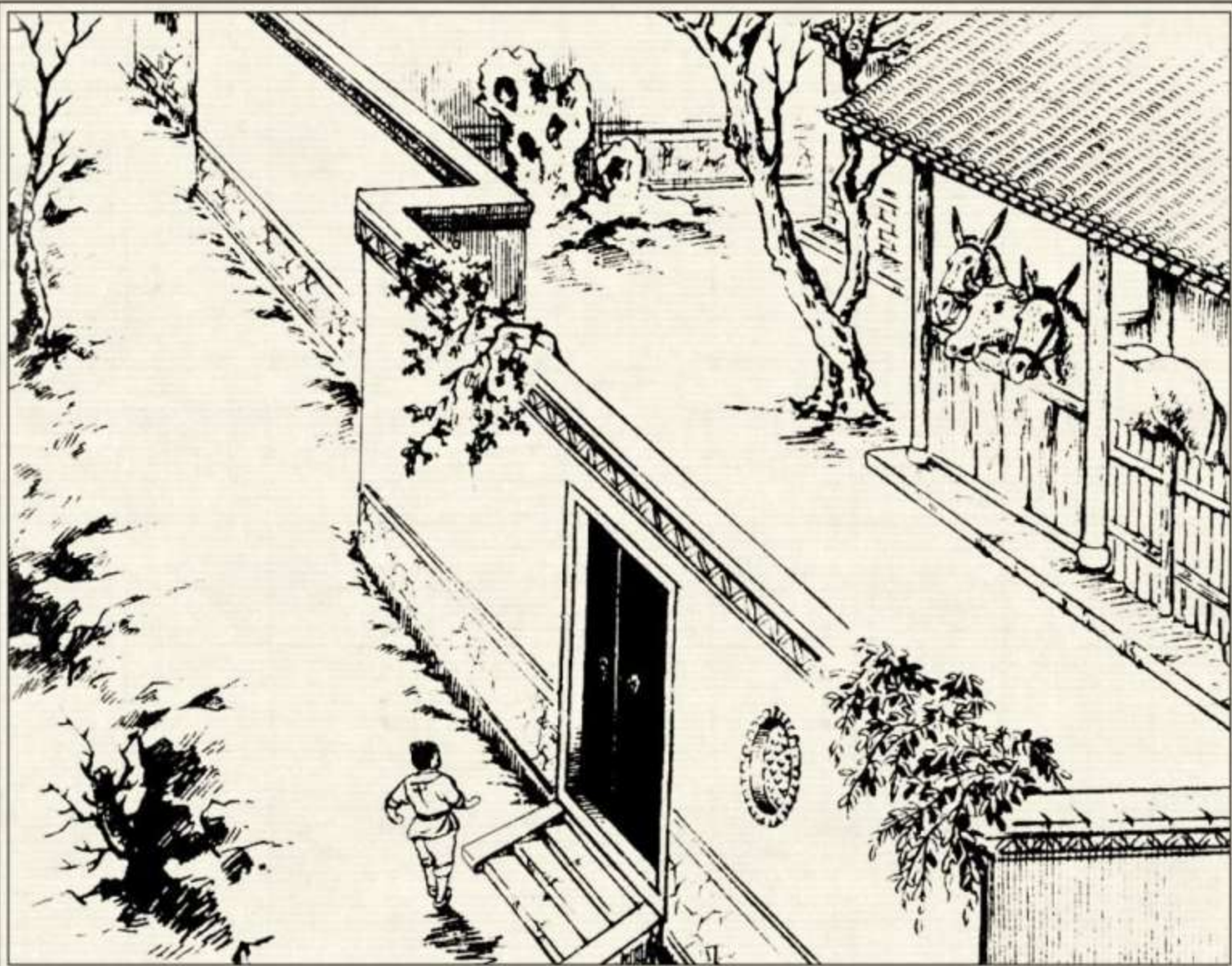
有个快嘴的向枣核道：『我才不信咧，你别小人说大话啦！』枣核并不和他争辩，只是说：『不信，你们就看看！』



到了晚上，枣核趁着月光，一个人跑到县城里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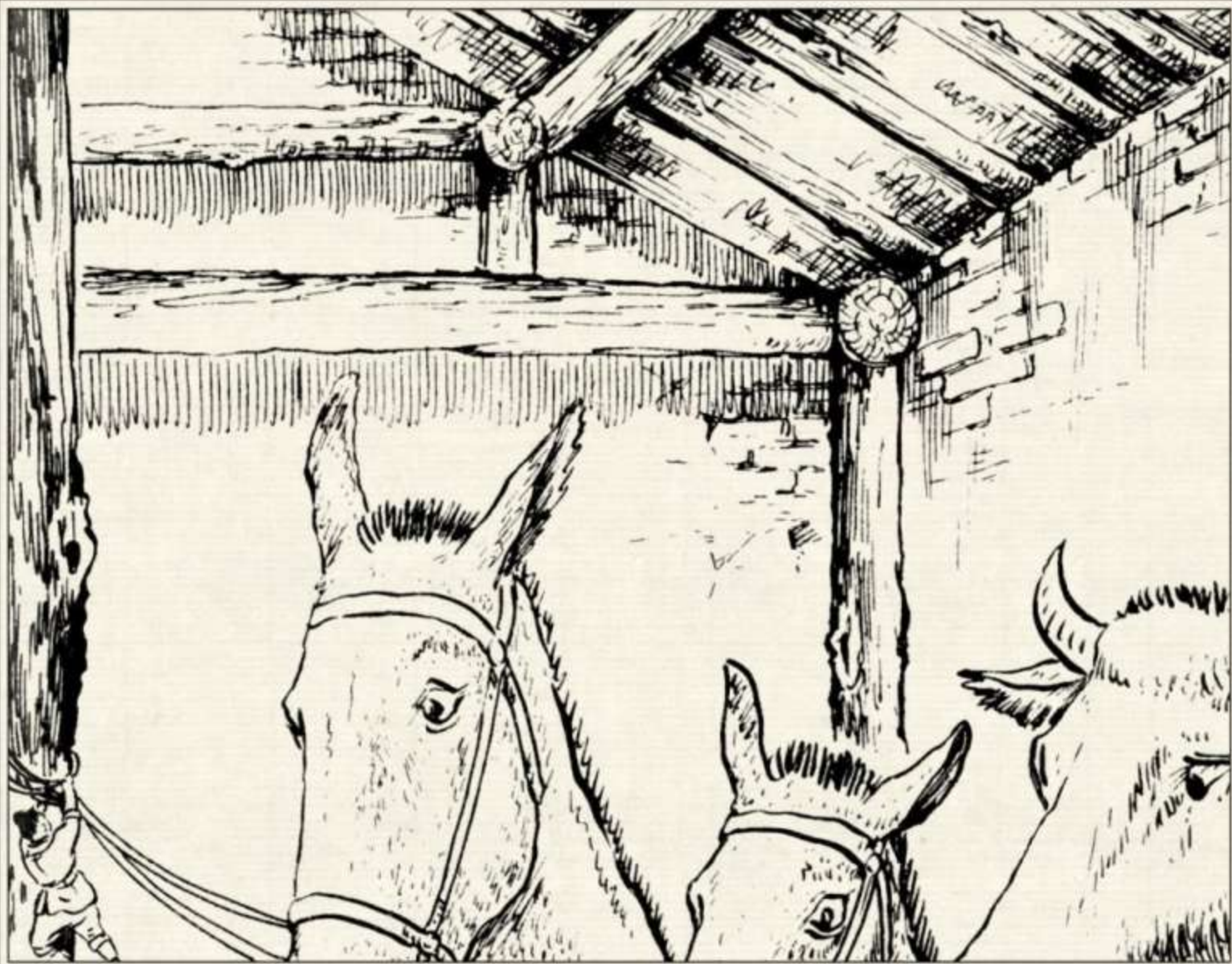
他一直走到县衙，找到了拴牛、驴的院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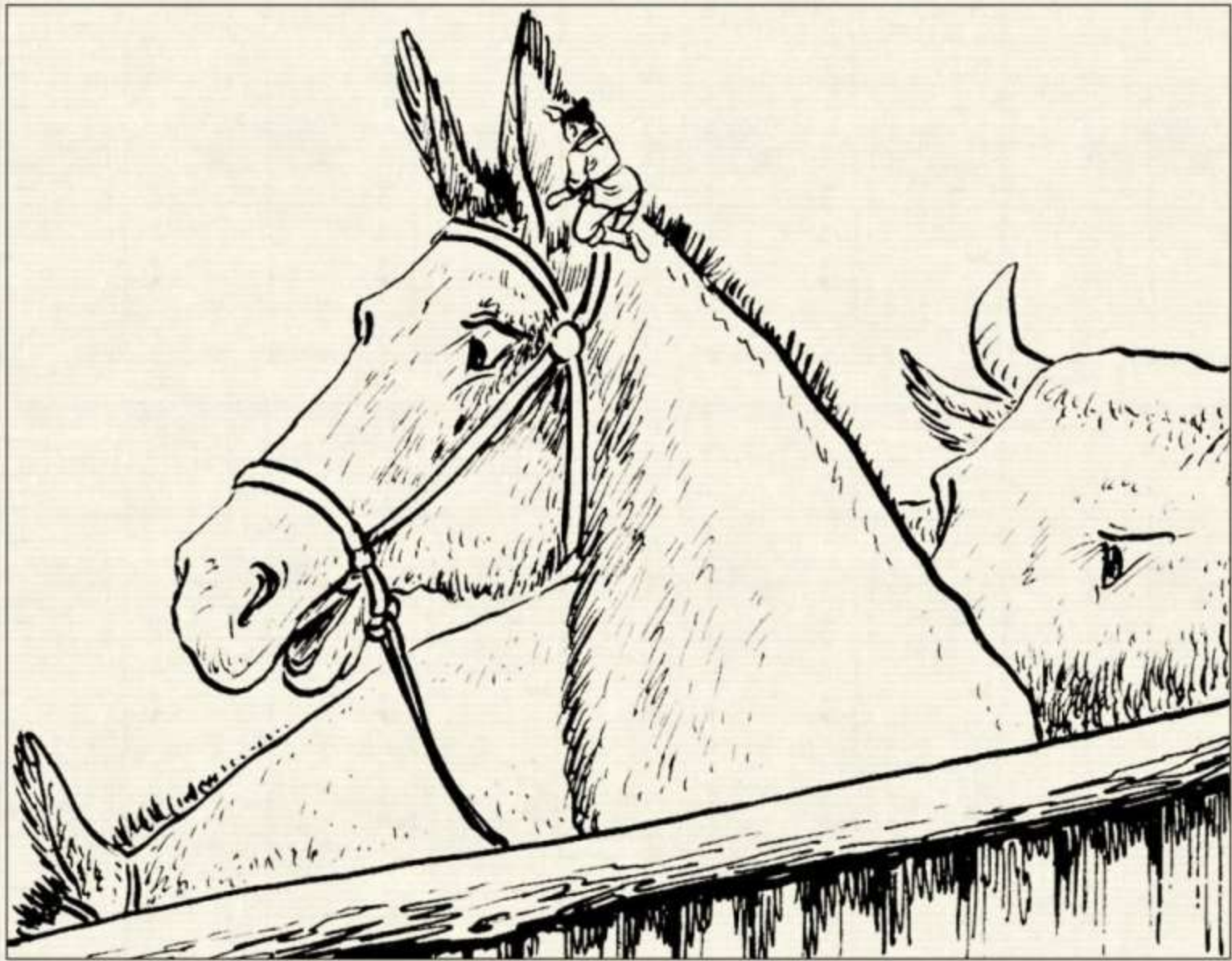
他只一蹦，便跳过了墙。这时衙役还没有睡，于是他只好暂时蹲在院子



等衙役们睡着了，他便去把牛、驴的缰绳都解开来。



然后，一蹦蹦到驴耳朵里大声吆喝着赶驴的声音：『哦喝！哦喝！』



衙役们从梦里惊醒，跳了起来，乱嚷着：『进来牵驴的啦！进来牵驴的啦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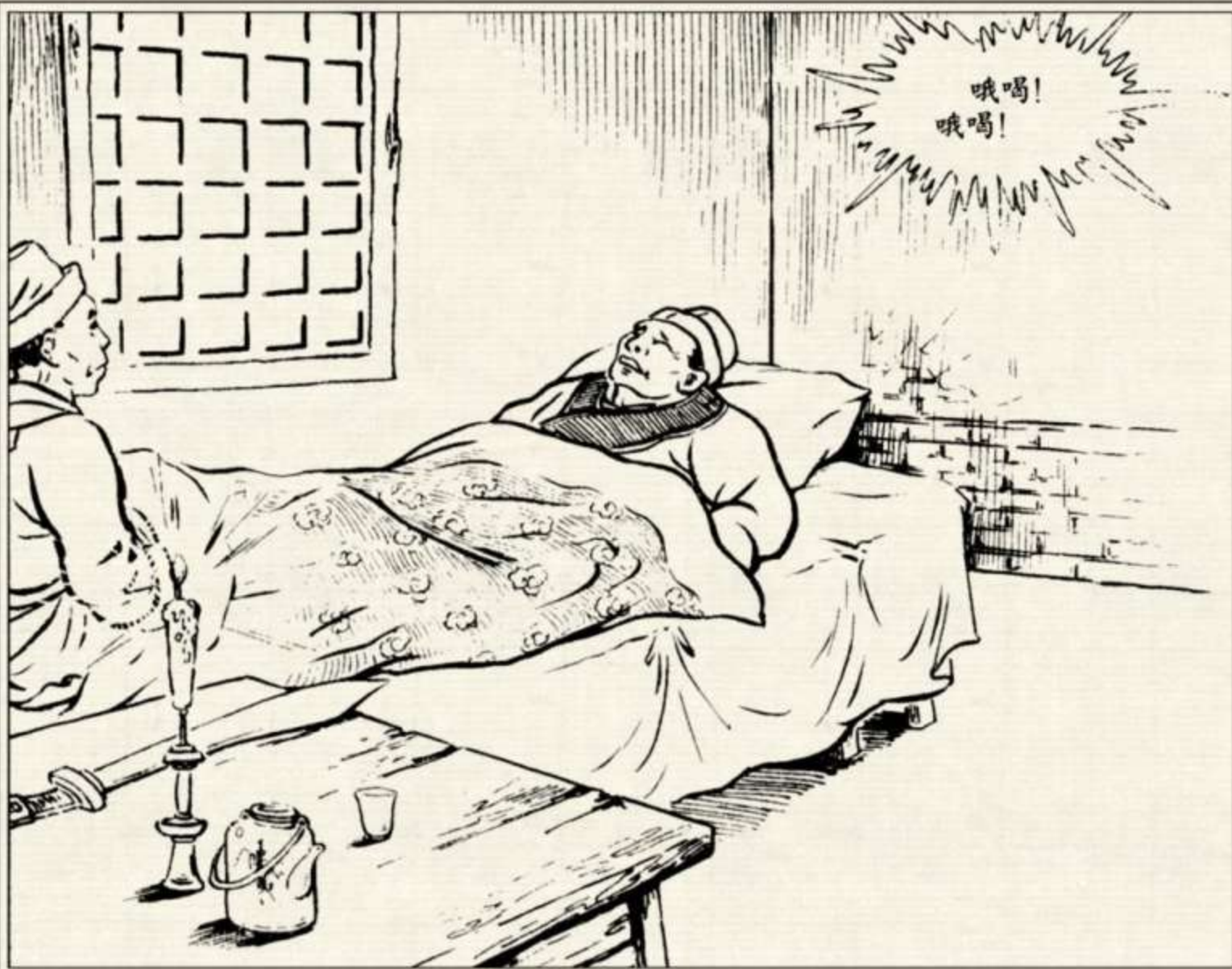
看守牲口的衙役，立刻拿着明晃晃的刀，到处搜人。



他们瞎闹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搜到，便又回来睡觉。



但他们刚刚躺下，那「哦喝！哦喝」的赶驴声音却又响起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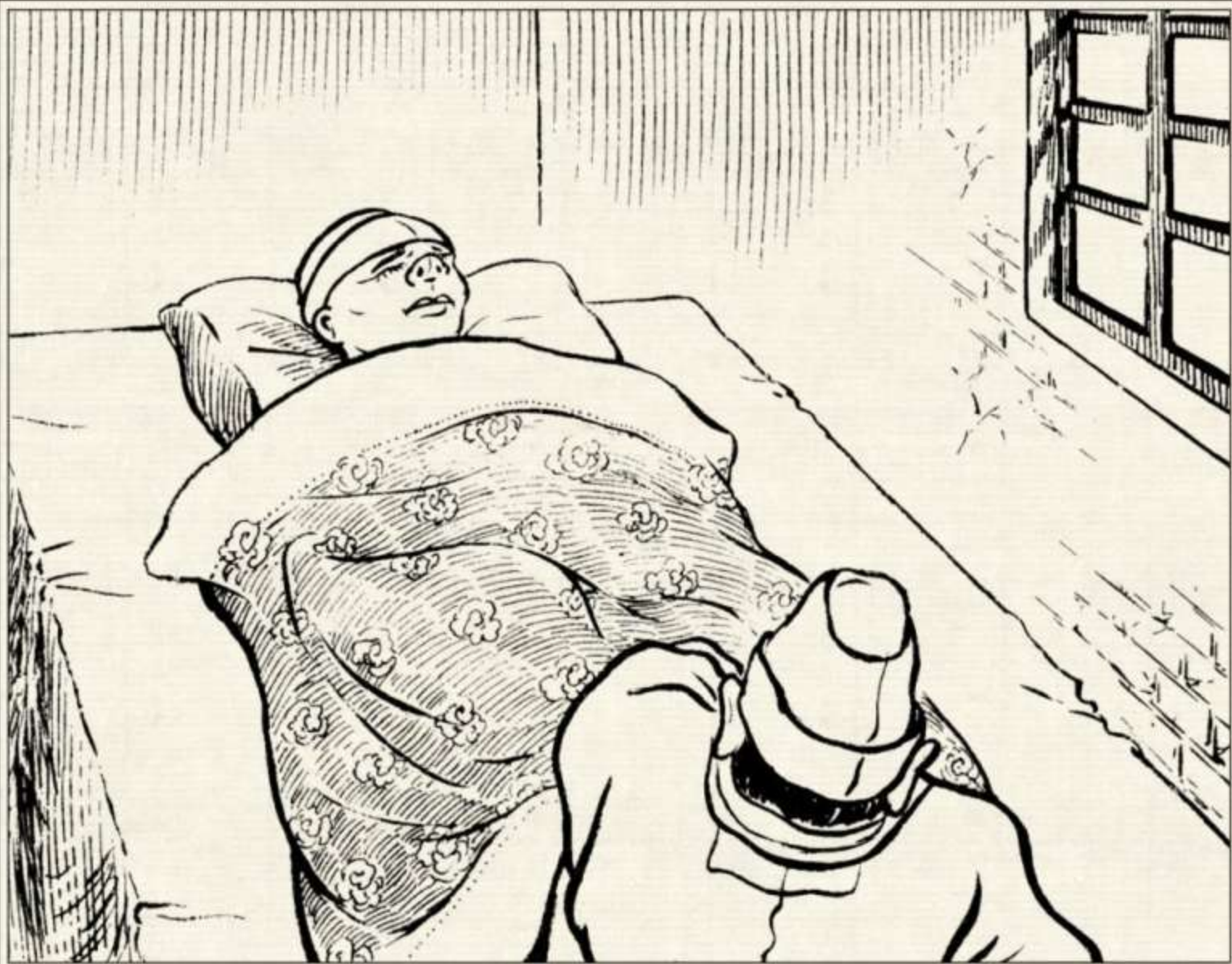
衙役们只得再起来，去搜寻牵驴的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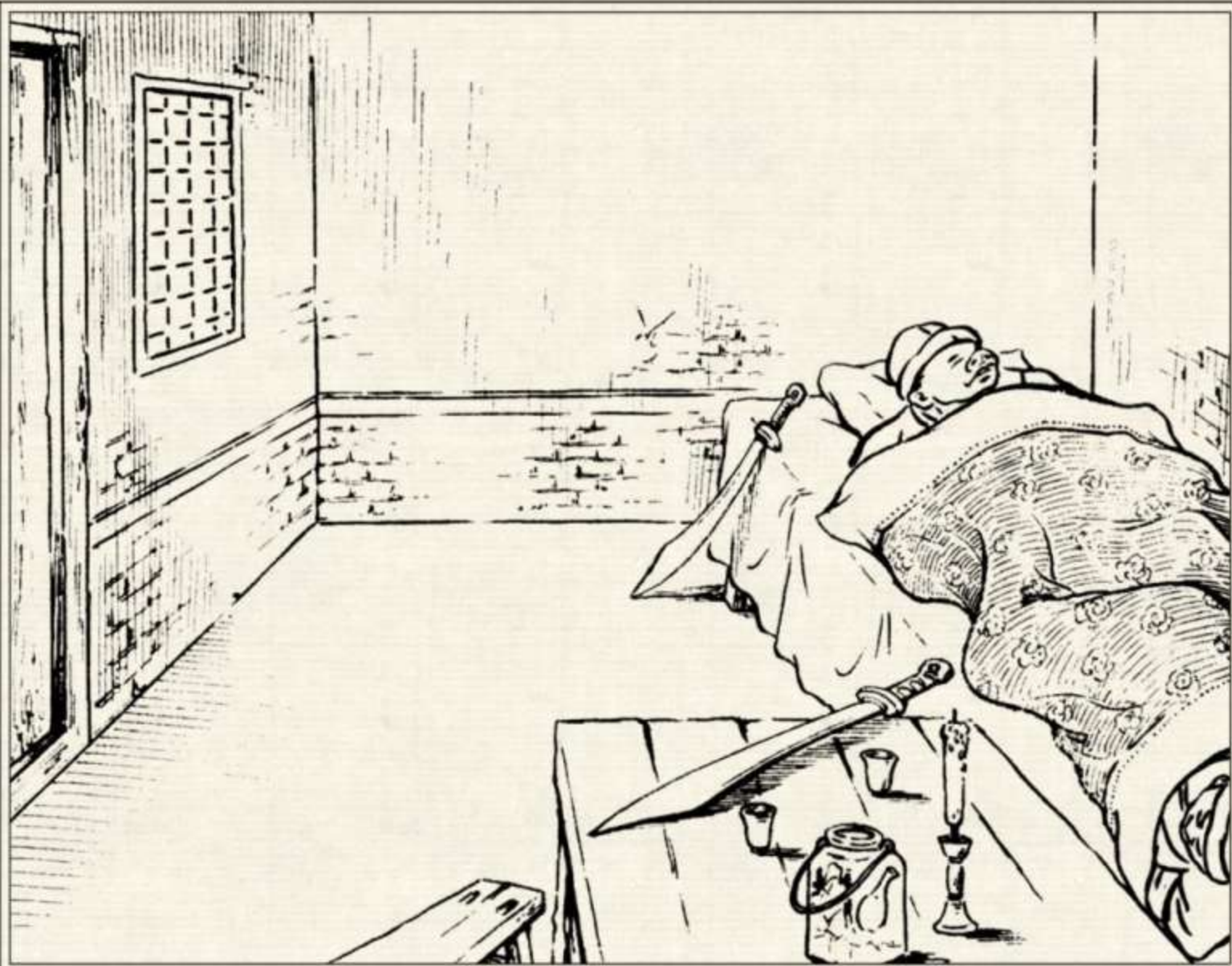
依然什么都没有，于是他们便自己埋怨自己道：『见鬼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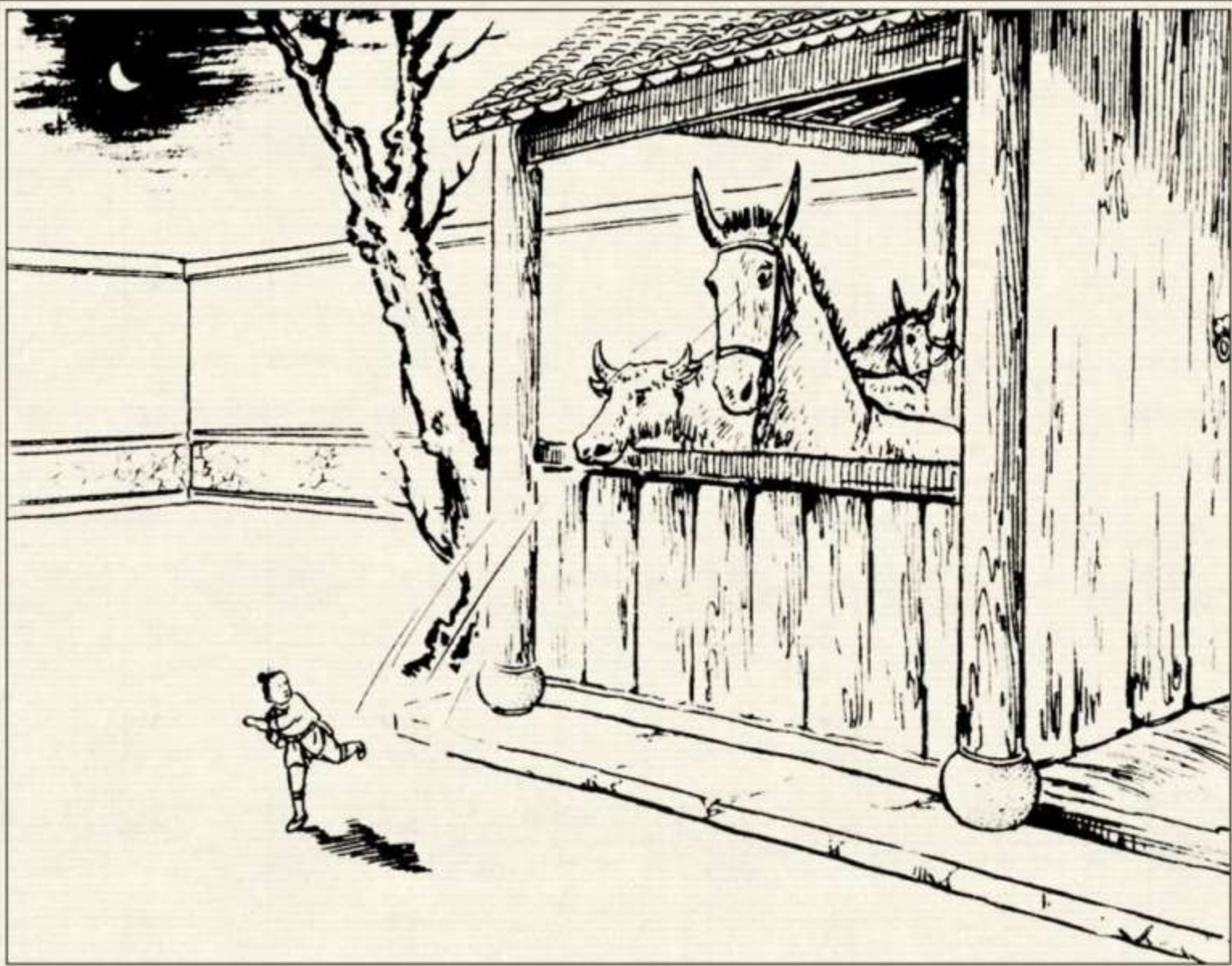
等他们一躺下，枣核却又吆喝起来。这样一直闹到了深夜，衙役们都瞌睡得睁不开眼睛了。衙役头说：『不用管它，不知是个什么东西作怪，咱们睡咱们的觉吧。』



衙役们困极了，倒在床上，睡得和泥巴一样，什么动静都听不见。



半天，不见动静，枣核知道衙役们都睡熟了，便从驴耳朵里跳了下来。



然后开了院门，把牲口赶回庄去。



牲口果然在天亮以前回家了，庄稼户这才敬佩他们精明的小枣核。



牲口回了家，县官是不肯罢休的，天一亮，他大骂了衙役一顿，并把那役头打了几十板，关进牢里去了。



他一刻也不能等待，忙带了其余的衙役，到山村里来捉庄稼人。



枣核见县官来势汹汹，他怕大伙儿吃苦，便蹦了出来，在县官面前理直气壮地说：『牲口是我牵的，你待怎样？』



县官见了枣核那勇敢不屈的样儿，气得哇哇直叫：『快绑起来！快绑起来！』



那些狗腿子衙役忙拿出铁锁链来，去绑束核。



只听见『噗』的一声，枣核从铁锁链子缝里蹦了出来，站在那里哈哈地大笑。



衙役们一连几次都没绑住枣核，急得团团转。



来。

还是县官的坏主意多，他叫衙役们用钱裕（装钱的裕）把枣核装了起



大伙儿起先替枣核担着心事，但毫无办法。后来想，枣核能叫牲口回家，是不会怕那县官的，也就放心了。



县官把枣核带上大堂，立刻传齐役吏，升堂审问。



他把惊堂木一拍，就叫衙役打枣核，企图先出口气。



可是衙役们打这边，枣核早就蹦到那边去了；打那边，枣核又蹦到这边来；枣核没有被打着，棍子却断了好几根。



县官气得脸都发了紫，他一面骂衙役们是饭桶，一面叫他们一齐上来打束核。



枣核心想给这狗官吃点苦头，便蹦到县官的胡子上，抓着胡子荡秋千。县官又痛又急，额上的汗珠儿直淌下来。



县官越急越糊涂，他直嚷着：『快打！快打！』衙役忙用棍子打下去，没打着束核，却打着县官的下巴骨，连县官的牙都给打落了。



县官痛得直哼，满堂的衙役都惊慌起来，他们怕县官怪罪，一齐赶来扶县官。



束核趁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县衙，县官吃了这个大苦头，再也不敢到村里去欺压老百姓了。

